

此时迷径处，形间影何从

无门诀

马鸣谦

著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马鸣谦

著

无门诀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无门诀

马鸣谦 著

出品人：王 蕾

总编辑：姚映然

策划编辑：文 青

责任编辑：文 青

装帧设计：张 娜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20mm 1/16

印 张：35.25 字 数：472,000 插 页：2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9.00元

ISBN：978-7-208-13405-8 / I·14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门诀 / 马鸣谦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405-8

I. ①无…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563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劫灰飞尽见灵踪，突兀凌霄对五峰；
意在目前谁共委，相同扶起旧家风。

——佛鉴禅师无准师范上堂法语

目录

致读者 1

楔子 201

第1章 幽灵事件 9

第2章 牧溪轴 15

第3章 初关 28

第4章 长泉寺 47

第5章 镰仓佛经纸 63

第6章 无名氏 79

旅行记

第一日 (4月29日)

第7章 奇怪的组合 102

第8章 摩托骑士 110

第9章 入山 119

第10章 初到时的观察 124

第11章 不安的夜晚 128

第二日（4月30日）

- 第12章 藏经阁 137
- 第13章 寻访梅福生 148
- 第14章 往事 157
- 第15章 一块残碑 182
- 第16章 默契 188
- 第17章 监院与大檀那 193

第三日（5月1日）

- 第18章 平地起风波 204
- 第19章 意外的告白 213
- 第20章 居士们 227
- 第21章 火警 243

第四日（5月2日）

- 第22章 大雨 252
- 第23章 内幕消息 258
- 第24章 明玄的困惑 269
- 第25章 隔离措施 277
- 第26章 纷争 287
- 第27章 破镜鸟 306

第五日（5月3日）

第28章 调查的进展 338

第29章 断肠草 345

第30章 解药非药 356

第31章 信使 364

第32章 化身窑 368

第33章 入瓮 384

第六日（5月4日）

第34章 堪舆的功用 394

第35章 法会现场 410

第36章 茶毗 424

第37章 谁是方法如？ 434

第38章 梅坞行 444

第39章 大事仍未明 450

第七日（5月5日）

第40章 入祠 457

第41章 埋骨 478

第42章 天平方米寨 488

第43章 此是龙华庵 503

第44章 访宗和不遇 509

第45章 夜话 521

附录二 (附目録) 日五第

(一)《心文禅师行状》节录 545

(二)两封来信 550

第一封 无名氏的回信 550

第二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报告龙华庵情形和其他 553

第三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55

第四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57

附录三 (附目録) 日六第

第一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59

第二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61

第三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63

第四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65

第五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67

第六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69

附录四 (附目録) 日七第

第一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71

第二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73

第三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75

第四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77

第五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79

第六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81

第七封 明玄寄自天平方米寨 583

致读者

去岁暮春，寻访留存日本的汉籍珍本的工作告一段落，回程途中，顺道去看望了一位特殊的病人。病人所在的精神病院位于本州岛东北部宫城县的乡间，坐落在一面靠海的山坡道上。这是个平常的下午，几片薄云停在山头，熙暖日光静静照射着这个由山谷围合而成的内港海湾。

问明我的来意后，管理人吉田院长向我介绍了病人的大致近况。

说来也巧，之前恰曾听人说起过这所病院：几年前，这里收容过一位叫藤村新一的名人，此人涉嫌伪造日本的旧石器考古遗迹，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学界丑闻。内幕被揭发后，他自行砍下三根手指，因此被仙台地方检察厅送到此处接受甄别治疗。

“这里平时访客不多，您可是位稀客。不过，我真不希望他又带来什么新的麻烦。”吉田院长苦笑着打趣道。

之后，他带我参观了病院设施，还去看了病人的监护病室：与普通医院不同，这里的病室都是单间，门外安装了刷着白漆的铁栅栏。房间正方开间，看上去很整洁干净，面积约十平方米，正面开有两扇同样刷成白色的上下开合的气窗，不消说，窗外也堵上了铁栅。除了卧床被褥，没有多余的陈设，靠窗却放着一张尺寸奇大的案桌，上面放着笔墨纸砚全套文房用具。一旁的字纸篓里，扔了不少被揉皱的纸团。

院长俯身随手翻出一个纸团，满以为会看到片言只语，却发现上面的字迹都被黑墨涂掉了。我这个旁观者亦有些沮丧。转念又想：院长当然有

这个特权，但我这个不相干的外人，事先并未征得病人的同意，那就有窥探隐私的嫌疑了。

病人平时的生活极有规律，七点起床，用过早饭后，上午十点以前就在这里研墨写字打发时间。护理人员很少在这个时候去打扰他。因此，没人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

这个时段，是病人们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

院长示意我走到窗口边。他抬手指指窗外，下面是一个铺设了环形步道的花园：几个穿着条纹病服的病人正在里面逡巡散步。院落尽头有几株枝繁叶茂的榉树，树荫下，那个坐在条凳上、低着头若有所思的人，就是我此行的访问对象。

花园围墙外是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不远处的地底，几台打桩机时不时发出震颤人心的砰砰声。可是，树下这个病人似乎根本不为所扰。院长说，病人的情况目前已趋稳定，各项检查指标都很正常。不过，他有可能在入院前就已患有轻度的失聪。

对病人而言，这或许不是坏事：他的肉身似乎已从这个喧嚣的世界摆脱出来，因而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气质。我们下楼走进院子里，院长凑在他耳边向他介绍我这个访客，完了后就起身离开了。我们彼此互致问候，而我发现他的吐字发音清晰正常，并没有一般精神病人常有的滞涩游移。此后的谈话也完全没有障碍，只要坐在距离足够近的地方，病人还是能够听清楚（或辨析出）我的声音。他看上去六十多岁，脸形瘦削，身形略微佝偻。不过，第一次与他双目对视，确实有种异样感：那目光灼然而清澈，一点不似寻常中老年人的浑浊。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用中文与我交谈，言语间带有浙闽一带的南方口音，这对一个生于异国从来没有接触母语语境的人来说，确实让人惊讶。

此外还有个特异之处。不知凭借什么能力，他似乎总能精准捕捉到对谈者的意图。也许，他早已为此次来访提前做了准备。或是心有灵犀也未可知。

对他的病况，我没有持怀疑态度（毕竟医师们已给出了专业诊断，除

了吉田院长，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几位专家也参与了鉴定)。

但另一方面，我对他又抱有某种不容置疑的信任：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证明他所言不虚，很多细节与他早前的描述同符合契。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若换个角度而言（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和养鱼人之间的互位关系），他——这个被诊断为患有间歇性妄想症的病患——才是保持了最高程度醒觉的人，在他语默动静的姿态神情里，正存有一个我们本身无知无觉、对他而言却异常实在的世界。

一周后，我和高木直子又去了一趟宫城。我请院方提供一间光线敞亮且便于私人谈话的安静房间，承蒙好意，吉田院长很快安排了一处。谈话之前，征得无名氏本人的同意，作了录音。

随后不久，宋汉城就寄来了记录事件始末的旅行笔记以及装了一纸箱的材料：照片、地图、调查书、鉴定报告、档案复印件散页、一份索引表和书目，甚至还有几本禅宗史、地方志方面的参考书。

根据上述材料，我又花了一个月时间，大致理清了事件的前后脉络，遂将它们初步汇整成编，之后，特地将打印稿送去朋友那里做了装订。为谨慎起见，提前将书稿寄给了无名氏过目。费此周折，实是希望他能亲自审订与他有关的部分内容。

即将结束在日访学的行程前，我第三次拜访了无名氏。在榉树的树荫下，两人在园子里坐了两小时，彼此并没有交谈很多。他在文稿的布制封面上摩挲许久，这才翻开内页，谈到正题。他告诉我，凡他觉得有错讹的地方，已用小楷字一一修正标注，有几个存疑处，他也随手写在了页边空白上。向我解说时，他目光柔和，甚至流露出某种喜悦之色。但这愉悦感并没持续多久，等交待完毕，他又恢复了一向的淡然表情。

“好了，从现在开始，可以无须说话了。”说完，他将书稿放回椅面，将它推回我手边。

那天，他真就这么闭口不言了。我向他道别时，他也只是默默点了点头。

回国后，继续润色书稿。期间，又一次打电话到宫城县的这间病院。

吉田院长告诉我，病院方面在获得警方出具的许可文书后，已让无名氏出院了。由于入院时病人是作为“流浪族”登记的，因此院方的病例档案中并没有其他资料讯息，无名氏此后的行踪去向，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无名氏在几次访谈中讲述的内容，将会在内文的适合章节予以披露。

此事暂且按下不表。

.....

在诸位开启扉页时，有必要将本书的编撰特色提前说明一二，以此作为进入正文前的导读。

非常抱歉的是，本书并不适合那些习惯于“刺激情节”的重口味读者，我这个非职业编著者恐怕会辜负他们的期望。拿烹饪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不太喜欢做浓油赤酱加麻加辣的开胃菜，却乐意把厨房当作一间锻炼厨艺的实验室，想着法儿要烹出一道别有回味的偏门佳肴。因此，倘或有人顺手翻过几页后很不幸地觉得味道寡淡，他当然有放弃不吃权利。

至于我本人，当初受人之托写下这些文字时并没有考虑太多。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之一，自己当然负有记录的责任；此外，因偶然介入异国的一桩文物调查而踏上了一段回溯之旅，仔细想来，其中确有不可思议的机缘巧合。冥冥中似有一股无形力量，牵引着我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间穿梭往返，在万花筒般奇异多变的事件内层里辨识探寻。命运如此厚待我等，不意间送来了一叶轻舟，我们只需泛舟而下、随兴采撷，沿途的风景与市镇、道路与阡陌、人物和其命运，各自就会展现它们的轮廓色调、吉光片羽。埋首案头时，我常把自己想象成古代的一位画师，笔下流出的这些黑豆般的文字，正幻化为晕染的水墨、枯湿的线条。当它终了时，已铺展成一幅奇幻万端的长卷。

那么，在另一个机缘到来时，这幅画卷也会在他人的心田里打开，种下一些趣味纯正的根苗么？毋庸赘言，我和宋汉城正抱有这样的期待。

本书追述的历史线索幽微难辨，资料来源多样，涉及人物众多。为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就不得不搭起一个类似章节体小说的框架。对宋教授旅行笔记的原稿文字我做了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内容上有增删（增加部分来自宋教授的事后补述以及我的数次实地探访），叙述顺序也做了很大调整，间或会也在线性进程中间插入其他片段（随想、评论、注解、素材节录、禅师的语录偈颂，或是个人回忆，等等），因此，行文过程中难免会经常性地跑题。然而，对那些既有耐心又有探索热情的读者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别样的阅读体验。

宋汉城教授于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审订、校阅了全文。此外，还为分段了的章节加上了小标题。细心的读者自会发现这些标题的妙用：它们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散漫为文的负面后果，并能将读者的注意力不断带回到事件本身。

在开篇“楔子”部分，详细报道了发生在东京根津美术馆的“入室幽灵”事件，诸位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前奏。之所以用“报道”这个词，是因为我几乎全部引用了几个当事人的口述内容。我和宋汉城先生两人的介入，今日看来可说纯属偶然：若非那天在颍川堂书店的巧遇，这个故事或许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在此之前，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我一直在寻访日本留存的汉籍古本，经几位日本学者朋友的热心引介，就此与几个古书店店主成了莫逆之交。其时宋汉城先生正在考察中日禅宗交流史，因为共同的兴趣，我们就经常约在书店见面。谁能料想，在东瀛文物收藏界漾起的这小小涟漪，却不意引发了国内的后续波澜？现在想来，偶然事件自有它必然的宿命成分，在某种意义上，它颇具象征意味。有心的读者若掩卷反思，自会发现此中蕴涵的历史逻辑。

这部分内容由宋汉城教授的好友高木直子小姐进行了审核。众所周知，她曾与宋教授一起经历了巴利圣典会的历险，因此，听闻我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碰到难处，她非常乐于施予援手。通过朋友关系，她从有关部门复印了可以公开的部分调查资料，并且还替我安排了几次访谈，在此一并致谢。

鉴于几位当事人在访谈中（以及旅行笔记里的宋汉城教授）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为避免身份混淆引起的阅读不便，故事中的“我”都会隐身在“从容斋主”这个别名后面。借用这件客观中立的外衣，还有另一项额外便利：我可以就此不再受角色拘束，穿插进一些我认为有必要补入的内容。

此外，旅行笔记中提及的寺院名字及诸色人物的姓氏，为避免对号入座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全部使用了化名。故事的发生地，其方位大致在我国浙闽赣三省交界的山区，这一带自古以来山河秀美、物阜民丰，而在宋室南渡之后，此间更是天下禅僧衲子（包括新罗和日本的留学僧）参学汇聚的中心，涌现出了不少禅门巨匠。在当时的禅师语录里常可看到“川僧磊苴^[1]，浙僧潇洒”这样诙谐亲切的语句，由此，约略可以想见当时禅僧的情态风貌。在那个天地幻变、乾坤翻转的年代，长江一头一尾这两个地区确可谓是虎啸龙腾的所在。与今日的人文面貌相对照，在追慕古德之余，也实在惹人发想。

终于完稿了。从它最后呈现的样式来说，确实更接近一般所称的寓言小说。

从容斋主 附记

[1] 叠韵词，音喇钹（lǎ zhǎ），宋代方言词汇，落拓不羁的意思。宋人黄庭坚《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十一《论俗呼字》有最近切的解释：“磊苴，泥不熟也。中州人谓蜀人放诞不遵轨辙曰川磊苴。”

楔子

(根据案件调查报告及当事人访谈稿整理而成)

第1章 幽灵事件

东京都港区南青山

根津美术馆 副馆长 西崎宏子

不是窃案。因为没丢失任何贵重藏品。

倒像是个恶作剧，一次预先设计的宣示。只是，一开始大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天是4月13日，休馆日后的周二上午。一大早，馆长根津公一先生和我就被电话叫醒了。赶到馆里时，工作人员告知出了点状况。监控室的监视器屏幕播放了一段录像剪辑：时间显示是在12日（周一）凌晨一点左右。起初是数分钟的空镜头，然后，画面中不知怎么就出现了一个模糊人影。从拍摄角度看，应是展馆一楼大厅玻璃楼梯附近的自动摄像机所摄。

真是让人意外，我们经过三年改建，前不久刚刚重新开放。我们请了知名建筑师隈研吾来设计，白天里，这座由木材、玻璃、泥砖、石板和纸材构成的新展馆，着实吸引了不少游客。安保措施也不可谓不完备，国宝级的藏品在闭馆后就从惟一的电梯入口重新移入地下库房，展厅里也安装了先进的防盗自动报警装置。

可是，让人不解的是，他是如何进入馆内的呢？每天闭馆前，工作人员照例会清场，难不成他一直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然后一直潜伏到凌晨